

红军爷爷的“长征气场”

七彩时光 □李仙云

那年“七一”，父亲用轮椅推着我，去参观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。进入展厅，大屏幕上正播放当天的新闻，看到党旗的那一刻，一位精神矍铄、气宇不凡的古稀老人，立刻一脸肃穆，对着党旗庄严地行一个军礼。我像注视英雄般望着老人，父亲也是充满敬意地主动向老人问好。

老人转身的一刻，慈祥地看着我，轻声问父亲：“闺女多大了？”“18岁，本来该上高三，可谁知生病了。这次来西安，是给娃看病的。”老人轻声道：“哦，抓紧治疗，孩子很年轻啊！真巧，我当年参加红军时，也是18岁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。”老人看着我眉头轻蹙满脸落寞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长者的疼惜与怜爱。在接下来的参观中，他一路陪着我们，我有幸聆听这位“红军老人”的故事。

真应了我们陕西人那句话，“戏上就是世上”，以往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情节，确是老人亲历。老人是东北人，当年日本鬼子在东三省烧杀

抢掠、无恶不作，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死于日本人的枪下。母亲终日忧心忡忡，后听说他的堂哥是红军，在打日本鬼子，就悄悄跟堂哥说，让他跟随堂哥去参加红军。没承想，当年18岁的他，和母亲竟是永别，母亲后来也被日本鬼子杀害了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他已跟随大部队到了延安革命根据地，巧遇家乡的一位老乡告诉他的。

我记忆最深刻的是，老人给我讲那惊心动魄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那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，行程极为艰苦，不断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，粮食也十分匮乏，他们常饿得头晕眼花。当时他正长身体，食量大，堂哥经常把自己少之又少的口粮省下来，分给他吃。身边每天都有倒下来的战友，不是负伤身亡的，就是活活被饿死。最让老人伤心的是，在一次战斗中，堂哥一把推开他，一颗子弹打进了堂哥的胸膛……那年堂哥只有29岁。

那天观展结束，将要步出大门时，我看到门

口停一辆轿车。看见我们出来了，两位挺拔伟岸的军官跑步上前，对着老人毕恭毕敬地敬礼道：“首长好！”那一刻，我惊得目瞪口呆。原来，老人曾是西北某军区副司令。难怪，他身上有那种经过战火洗礼的坚毅神态和熠熠生辉的“长征气场”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身上的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。老人上车前与父亲握手的一刻，塞给了父亲500元钱，说是他一点儿微薄的心意，希望我能坚强地战胜疾病。

看着老人的车子消失在路的尽头，父亲握着我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爸知道你生病心里苦，但你要像经历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爷爷们那样，不管以后的路有多艰难，你都要拿出斗志来！只要精神不倒，就有希望。没事的，不管多难，爸都陪着你！”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。



雨荷 韦春俭/摄

『小暑大暑，有米也懒煮』

那年那月 □江春

24个节气民谣中，我最喜欢的一句：“小暑大暑，有米也懒煮”。小暑、大暑时节，天气太热，人变得散漫了，连三餐都懒得准备。这句民谣通俗易懂，暑天无奈、活灵活现。“冷在三九，热在三伏”，全年最热的三伏天也就到了。

对我这个江南女子来说，与民谣最契合的故事多多，刮痧的故事、埋线的故事、食疗的故事、双抢的故事，以及家中进水的故事……每每忆起，趣味盎然。

《汉书·郊祀志注》中说：“伏者，谓阳气将起，迫于残阳而未得升。故为藏伏，因名伏日。”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入伏。“小暑大暑紧相连，气温升高热炎炎。”这段时间人们感到了酷暑的威胁。

胜夏，又被叫苦夏，进入夏季后，由于气温升高，胃口下降、身体疲惫、精神萎靡、工作效率低等现象，严重者可致中暑。这时候，民间有“刮痧”、冬病夏治等高招来度苦夏。

刮痧是用器具（牛角、玉石、火罐）等在皮肤相关部位刮拭，以达到疏通经络、活血化痰之目的。对于高血压、中暑、肌肉酸痛等所致的气血凝滞，大都有立竿见影之效。经常刮痧，可调整经气、解除疲劳，增强免疫功能。

记忆最深的是在浙江乡村看到的刮痧全程。一位长者给我舅婆刮痧，用的是瓷碗调羹、半碗菜油。刮拭方向从颈到背、腹、上肢，再到下肢，胸部由内向外刮拭。刮几下，蘸一点菜油再刮，直到刮痧的部位刮到为止。刮好痧，用纸轻拭皮肤上的油即可穿衣。舅婆中暑厉害，刮痧后显示一条黑紫色；而外婆较轻，仅是红色。

小暑、大暑时节，长江中下游双季稻产区，吹响了“早稻抢收，晚稻抢种”“双晚不插八月秧”的号角。

“大暑”前后是一年气温最高的时段，大部分地区频繁出现旱、涝、风灾现象，防灾减灾任务繁重。

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，难更与人同。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给出了最佳答案。“心静自然凉”，祛暑最好方法莫过于读书。图书馆是最好的消暑之地。外面烈日炎炎、蝉鸣聒噪，室内空调凉爽、静静阅读。在书海中徜徉，这也不失为最佳度苦夏的妙招。

虽“小暑大暑，有米也懒煮”，但我还是最喜欢故事多多的夏天……

红色印记

□查晶芳

“蜜蜂洞”在泾县茂林镇濂村村的赤坑山上，这孔峭壁间的小山洞，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血与火交织的悲壮历史。

宽阔平坦的水泥路直通赤坑山脚下。爬赤坑山不轻松，山道陡峭险峻，与地面夹角足有七八十度。好在山间浓荫长，那深深浅浅的绿经纬交叠一片清凉。

山顶西侧拐角处，一圆形石峰巍然矗立，形似养蜜蜂的圆木桶，故称“蜜蜂桶”。“桶”底有洞中开，洞口右石壁上悬一行红色的标示牌：项英、周子昆烈士遇难处。

洞口一人多高，宽不过两米，称之“蜜蜂洞”。洞内四米多深，可容四五人横卧。正中间石台上放副棋盘，旁有两小石凳。洞内光线幽暗，地面凹凸不平，四周石壁湿漉漉的，有水渗沥而出。洞内有一丛虎耳草蔓延洞外，草叶青碧，翠色欲滴，间有白花杂然其间，满天星般耀眼。

山顶阒静无人，头上苍鸟啾啾，耳畔松风悠悠，仿佛在诉说70年前这里发生惨烈的一幕……

况味人生

□汪亨

周末去城西爬山，与友人同行。山路蜿蜒深入，古寺藏匿其中，老树茂盛，绿荫遮阳。当天不逢初一或十五，信徒游客寥寥无几，显得佛门清净。

殿堂出口处，端坐着一位年过古稀的和尚，面前案台上摆着插满签条的竹筒。友人是居士，凡遇佛门中人总要颌首问好。老和尚看我一眼，说：“施主，求签安心，心安何须求。”

顷刻，被这佛偈怔住了。我抽出一支签，递给老和尚。老人打开后说：“此签为中中签，是一支好签。”听到这，我十分疑惑：“上上签才是好签呀！”

老和尚微微一笑：“上上为圆满，圆满之签并不是好签。在佛界，圆则寂。尘世中，圆满刺那湮灭，容易流溢。其实，中签才是好签，有缺可补、有感有想，八分为好。”

蜜蜂洞中日月明

1941年1月7日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。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带领六七十人，转移到山高林密的濂村石牛坞，藏入蜜蜂洞。其余战士星散于四周，通往蜜蜂洞的唯一小路也有警卫把守。形势严峻，环境险恶，但两位军首长没有颓丧气馁，隐蔽于蜜蜂洞的两个多月里，一直秘密寻找联络失散的战友。项英一再鼓励战士们：失败是暂时的，我们一定能活着突围出去！

3月13日晚，赤坑山上突降大雨，风声尖利，林木悲鸣。这夜，只有项英、周子昆、黄诚和刘厚总四人宿于洞中。项、周和平时一样，睡前下盘棋。两人用小石块在地面画出棋盘，再拿树枝头和小石子当棋子，一边你来我往地走棋，一边聊突围江北的计划。十点多以后，四人都睡了。

14日凌晨三点多，洞内一片沉沉的鼾声。黑暗中，却有一双罪恶的眼睛在骨碌碌地打转，他就是副官刘厚总。在确定三

人都熟睡后，他蹑手蹑脚地爬起来，一手举火、一手持枪，对着三人狂射，然后在血泊中搜走他们随身保管的金条等财物，骗过山下的警卫逃走了。三人中，只有黄诚重伤幸免于难，项、周二当场牺牲。他们征战沙场，历经风雨雷电，项英曾被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誉为“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”，最后没倒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，却牺牲在叛徒的黑枪下……那一刻，山街悲，水呜咽，风云犹有恨！幽幽的洞口更似金刚怒目！

一寸山河一寸血，一抔热土一抔魂。现在的蜜蜂洞早被列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，同时也是“安徽省党员干部红色宣传教学点”。今天，这里绿树村边舍，青山郭外斜，新楼幢幢起，户户盈春光。时光远走，烈士的音容已渺，烈士的脚步已杳，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却渗透这里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！蜜蜂洞虽小，却盈满圣洁的光芒，如日月星辰、如风满天际，遗泽千秋万代……

八分好

山谷空灵，古寺清幽，这番话分外沁人心脾，让人愉悦。凡事只争八分，不贪十足。这种处世境界，说来容易践行好难。

想起年少时，喜欢上一个女孩，几尽疯狂地追求。每天上课时间写情书，等到放学跑去她的桌椅上坐一小会，把情书夹进她的课本。日日一封，心事纷飞。几个月下来，女孩突然传来一张纸条，寥寥数字，冷冷清清，劝我不要再写。

那时的我，内心如有一头快速奔跑的狮子，不管女孩如何回应，依然我行我素，将满心爱恋一股脑儿地抛送给她。那些时光好年轻，爱得太满太执着，不给彼此留一点空隙，让爱的人感到压抑窒息。最终，相思成落华，零泥作尘土。

大学时喜欢写作。每次写完一篇文章，遣词造句改之又改。几十次的增减，从每一条句子到一组词语，甚至一个字，都反复斟酌，力求结构完美、韵律工整。在不断的修改中无法自拔，纠葛烦闷。

住对门宿舍的师兄曾跟我谈心，说我不惊人死不休，但过于执拗未必是好

光荣在党五十年

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，党中央决定首次颁发“光荣在党五十年”纪念章。拙诗以抒胸臆。

光荣在党五十年，党的光辉照心田，暮年获颁纪念章，热血沸腾夜难眠。

当年入党立誓言，履行义务做模范，对党忠诚守纪律，奋斗终身为信念。

改革开放迎考验，反腐倡廉筑防线，“主题党日”受洗礼，服务人民作贡献。

岁月峥嵘时荏苒，青春容貌成苍颜，高举初心使命旗，生涯永远是春天。

铁锤镰刀金光闪，百年华诞开新篇，传承先辈鸿鹄志，描绘复兴美画卷！

诗路花语

□张森

炎炎夏日有清凉

如歌岁月 □杨金坤

在这炎热的季节里，远离喧嚣，以平和的心情，安静的姿态，看一塘荷、读一本书、听一曲音乐，便有清凉心底生，一切都美好的不及言说。

夏日清晨的池塘边，一塘碧莲，满眼翠色，荷叶田田，远远近近的绿意击打着心房，整个身心仿佛都长出了莲荷，烦躁和困顿瞬间逃离，只剩下塘碧莲在眼前摇曳。注目荷叶，凝视莲花，放下尘事，化成一尾鱼，游弋于片片莲叶间。找到自己生命中宁静的夏日清晨，在那清凉的晨曦中微笑，在平平淡淡的人生旅程中，珍惜大自然的赐予，像一尾鱼一样，以一颗不事喧哗的处世之心，在这浮生未歇的尘世里安然低眉地生

活。“每个人心灵深处，总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水乡，水乡里藏着一个童话、一个传奇、一段佳话。”望着这明亮、梦幻、缥缈、轻盈的一塘荷，内心里丰盈着一片清凉与幻想，寂寂的、恬恬的、淡淡的，甚好。

夏日午后的树荫下，阳光正长，绿荫正浓，蝉鸣正欢。一卷诗书在手，阅白纸黑字，嗅纸墨幽香，一页页翻过去，文化的厚重、历史的悠长、意境的深远，满满地将人浸濡于其中，身心就会有一种精神充盈、远离空虚的快感。清人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说：“读史宜夏，其时久也。”因为史书厚重绵长，正好与夏日之长契合。读到妙处“片言苟会心，掩卷忽而笑”，不经意间进入“心静自然凉”的境界，但觉清凉自心底涌起，心灵仿佛也铺满了一地

清凉。

夏日傍晚的书房内。一曲久石让的《Summer》，仿佛就像挂在耳边的风铃摇曳着，发出阵阵清脆悦耳的声音，清新而自然、旋律优美流畅，将蹦蹦跳跳的儿童感觉，一个音符、一个音符地传递出来。跟随音乐，犹如回到儿时夏季的傍晚，在黄昏的草垛旁，蛙叫、蝉鸣，空气中充满着自然的声音，充满了孩提时代的欢乐、安逸和调皮。清脆的钢琴音符宛如夏日清晨荷叶上的露珠，晶莹剔透，仿佛甘甜的清泉，涓涓地从心田漫过。优美的钢琴声，干净、纯粹，给人以最直接的心灵触动，犹如一缕柠檬味般的微风轻轻拂过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、夏日的美妙。不留下包袱、不带走期寄，清凉自然来。



李小梅/摄



职工书画中国书画协会会员